

片云四则

在春日中，我曾随意写了些故事（因为我自信不是短篇小说，），人事匆匆，便弃掷在书堆里。这些日子，我又从书中检出。偶在窗前的绿荫下重阅一过，自己以为尚有点兴趣。恰值一阵凉风吹过，空中的片片的白云合了起来，便渐渐地落了几个雨点，我想这些零碎写的东西，也如在不经意中的片云的集合一般，所以随手题上这两个字在前面。本来这几篇故事，我无意发表的，但为了《旬刊》的稿件关系，不能躲懒，便匆匆付印出。这类东西，说不到著作上去；即偶有些许的启发人的情趣的地方，但既少强力的表现，更没有深沉的情绪，不过我直诉我愿写的话而已。

然而片云或许有一个晶莹的雨点，落到田畦中，可以润湿一撮的沙土，虽然我并未作是想。

“嫩芽的欲望是为了夜和露，而灿开的花儿却为光明的自由而喊呼呢。”轻飘飘的片云，怕只能落几滴露珠在小草上呵！

十二、八、二日自记于明湖之侧。

跌 交

圆月的银辉，从青阔无际的大圆镜中泻流下来，照在蒙茸的草地上，小小的园林，微微振动的叶影中间，浮现着幽玄静穆的夜色，慕玄一个人穿了短衣在樱桃树下来回散步。那时园林外的夜潮澎湃，时时如喊叫般的撞打海岸。

这是他家的一所别墅，每逢夏日慕玄总是在此间消磨他的十余日的从世间偷来的光阴。别墅距海岸最近，建于 T 港的市外。本来这地方的所在，是平治成的山腰，园林也是由斜坡上立起。内有二层小楼一座，每在朝日初出，或晚霞幻出金紫的色彩照耀到海面上时，他往往带了一本书倚楼远望，便可以看到碧蓝相映的海波上轻浮着袅娜的白帆远向天际而去，在这时候，他就悠然

想到一切……其实这一切中包含的是甚么，他自己说不出，而且他也没有告诉过别人。

在静夜的明月的圆姿照彻之下，能使人联想到无端的思与事实。这时月儿正明，挂在中天，他小步迟回，听了一回音乐般的鸣涛，想了一回古今咏月的名句。而飞的不知名的小虫嗡嗡的却时来打断他的幽思，他并不挥去它们。飞虫来了，他就走向那边去，但不知趣的小虫豸，却煞是作怪，他走到那里，它们继续着叫出很令人烦厌的声音，只是随在他的左右。于是他穿过樱桃树丛到凉亭上，到小小的水池边，但这些欺生的小敌人，老是苦苦穷追。他走急了。雨后的池边青草与软泥都是滑滑的，他转过去，不留心一交便滑倒了，幸而有铁栏绕着，没有栽到水里去。

坐在润湿的草地上，且不起来，看着月光下潋滟的水波发呆，可是这时小飞虫一个也没有了，他却没有觉得出来。

这是他所想的，“庸若前几天来信告诉我说：人生是要跌交的，我觉得他是同我说玩话；再不然就是随意闲谈，这回我才知道人究竟是要跌交的。……”于是他便连续着想起无许的事来。觉

得胸口很灼热，好像有无数的话在里边冲撞着要说出来。微风振动树叶，青草里的一阵阵蛙鸣，也都像催他去说出来一般。但他孤寂地一个人住在这个别墅里向谁说呢？

他再忍耐不住了，起来也不顾身上有没有污泥；也不再怕飞虫在身边飞鸣，一口气跑到小楼上的廊檐下，取过一支用翎管削成的笔尖，蘸着自己用紫玫瑰作成的墨水，便在极白的笔记册上写下。月色正明，楼又在高处，所以虽不是十分清楚，却还辨清字迹。他便写道：

我既为人，就是跌到网里来了。——但
这些网，却不是空用“尘网”两个空洞的字所能包
括的。这些网种种不一：有的是柔软的线丝结成的；有的是钢条结成的；有的是用五色纓络夜光
珠宝缀成；有的却又是用破的绳头，碎的竹片，
补成的；也有用荆棘的针刺连成；用幻术的火焰
照成。……但勿论谁，却终须将他的体魄与灵魂
的全部，跌到说不清的网的一个中去。

他写到这里自己点了点头。

他们为什么要跌入？为甚么不在网外逍遥？却谁也不知道。只有业力的主人，在冥冥的暗窟，向他们微笑。又或者他们起初都愿跌到柔嫩的丝网中去，甜香的满涂了蜜的网中去，但当他们从天使的翼下，顺着天风闭了眼睛，往下跌去的时候，却一任命运为他们的支配者。无量的网，发出来的声，色，香，味，在大空中弥布着，专等候它们盲目的主人的归来。不过这些网终是平列着的，人们既堕入之后，也可出此入彼，但每个人是很少数再有这样重跌一交的本领了。因为既是很深，而且各有它们特殊的魔力与利害，能够将每个人的体魄，灵魂，在其中消净一切。于是一个人的生，在每个网里便足以消磨其悠悠的岁月了。

这时月光斜射，却正好将饱满的光线满射在洁白的纸上，他写的便更有兴致。

我曾经作过一个极奇怪的梦，梦见一位白

发婆娑的老婆婆，她拄了橡木的拐杖，立在一
条碧波的溪上。她告诉我她曾在深深的渊里，
拾过珍珠，而且这些珍珠，都是她曾经吃过的，
甜得比烧熟的甘栗还好吃。……如今想来，这
深深的渊，或者就是许多网的一个。那些珍
珠，却不知给了那位老婆婆一些的甚么受用？
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，但我深深地信而不疑。
又有一次：我在菡峰山中旅行，因为宿于一所
古庙中，认识了一位道士。——我至今还记得
他的面貌，虽是在七八年以前，记得我当初上
削刃岩时，头一个遇见的就是他。他头一句话
问我：“你是十几岁的童子，不在网里乱撞，却
跑到网外来吗？”我当时很生气，以为他侮辱我
是鱼。但因为在他身边带了一把铁柄的木铲，正
在寺门前大松树下锄草，我不得不将少年的盛
气压下，没有理他。……那晚上风声雨声很大，
我住在他的寺中，在吕仙的泥像之下。他说：
“人横竖得在网里，正如你那猜想的鱼一般。
我是从苦恼的网中逃出来的，”他还说“到如今
那个已经过去的网的影子，还在他身后呢。
……”这都是如同梦话般的奇怪，可是因为庸

若跌交的话，使我都记起了。也许梦幻的构成，比实境真切些。……跌交终是不能免的。

他写到这里却猛然记起一点事来，便只写下下面这一句。

我现在也已跌了一交，究竟是跌到那个网里去了？

他想再继续写，但不知为甚么心底上沉沉地不知从何写起？而将过去的一层层影事全提过来，充满了在这一刹那的思域。他不觉得将翎管的笔尖，向纸上画了一道横线，随着吐了口闷气，立起来。这时他方觉得左股上微微地痛楚。

债

珑妹最怕我索债，因为她欠我的债很多，不过不是金子罢了。如铅笔，画片的赠送，如诗与书籍的讲解，如最好的香茗的享受类此的事。她是我的小表妹，最喜欢说笑话，每见我总是没有闭

口的时候。我因此却更有许多索债的机会了。但她总是说没有法子，因为她还年轻，没有东西赠我，以及给我讲解诗书的能力。

有一天：我们又遇到了，在我家那个橡林中。因为这所林子，是很大而且茂盛，每当夏日，我家中的人同了亲戚们，往往去到橡荫下喝茶避暑。那时我正好由外边回来，天气热得厉害，每在午饭时，葛布的衫子，都为汗珠湿透。于是这日的过午，我们一大群人便说笑着从家中到橡林中去。

恰好珑妹同了她的姐姐，与她的女友翼珠，都来我们家中，那自然便一同去了。

果然到了橡林中之后，微风习习，将骄阳的热威逐去。我那时说话最多，因为初从外边回来，当然有的编说。甚么地方的风景美丽，甚么地方的男女服装，都成了谈话的资料。但时候多了，我觉得有点词穷。回头过去，看见珑侧着一双圆髻儿，正听得有趣。我便寻得新资料了，很郑重地向她道：

“日子又不少了，还不还我一点？”

她怔怔地不知我说的甚么。她的姐姐却微笑

道：“二哥问你要还债了，看你怎么办。”她真的方才明白又是旧话重提。她的口齿很伶敏，便道：

“二哥自己也不害羞！老是向人要债，欠甚么呢？……有凭据没有？”

我的妹妹淑如在一边用扇子打了她一下道：

“你好厉害，大姐姐！今天要是小灵（按：即是珑）不还哥哥的债，我们也饶不了她！……”珑同时一阵附和的笑声。

珑这时不抵赖了，但道：“好吧，……但我凭甚么还呢？我又不会讲书，又不会做词，更是可怜，我又不会画张画，怎么办呢？”她正自踌躇着，她的姐姐一眼看见翼珠坐在小椅上很安闲的打线袋，便丢了个眼色向灵，灵即刻知道了，便立起来拍着小手道：

“我有了法子可以还债了。二哥以前给我讲的书以及为我买的东西，我差不多都同翼珠讲过，分赠过。现在呢，只要翼珠妹还吧。我可脱却了债务的干系了。”

翼珠向来不肯多说话，但这时也将线袋丢过一边，向珑道：“也不错，可照你所说，我可以还密司忒王的债，但你须知道我只是向你欠债；并不

曾欠下密司忒王一点儿。我过日子还同你算不清的账呢。就使我还你，……”

别的人又都笑了。

珑真的着急，便用照常亲密的态度，拉了翼珠的双手道：“好啊，别人不说，你也会欺负我！你到底好意思不还我债？……”

“还是还的，你就将我所还你的全个儿送去还密司忒王吗？”

灵喜的跳了起来，回头向我们道：“有了还的了，翼珠拿甚么，我拿甚么还二哥，……好吗？”

但翼珠慢慢地分着珑的额发道：“不过我要还你一下打呢？——不就拿东西还你之后，还在你的小嘴唇上拧一把呢？”

这句话没完，满林子都是笑声，我也几乎因此将一口茶喷在地上。珑却鼓着气红的腮帮，不言语了。及至我们走时，她又和她那好朋友携着手儿去打未成熟的枣子吃。

夕阳影里我们一群人陆续地由林中归来，各人都用扇子遮着犹有余热的阳光。我同珑的姐姐走在前面。踏过了清溪的木桥到人家的苇篱的前面立住。她喟然道：

“你听见珑与翼珠说些有趣的小孩子话，但实在是这样。一个人欠一个人的债务，别人总不能代偿还的。即便代偿时，也是不合适而且办不到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向我如分外注意以下的三个字似的，点点头道：

“你信吗？”

我望着她持纨扇的右手上的皮肤内的微青色的细血管，想了一会，便只答应了个“是”字。

初 恋

云朋是我们的同人中一个最善于谈话的，不仅是他的口齿有特别宜于密谈的声调，而且因为他谈到一切事上，都令人思念不置，但是他的谈兴向来是很短促的。

一天我同了一位女友，还有他到翠微峰上去逛。晴明的秋日，半山腰中有三五棵绛红的枫树点染着，令人感到冥漠的秋之悲感！翠微峰的后山涧旁的碎石上，满长了层层嫩绿的苔藓。我们由城中出来，并不觉疲乏，坐在石上听细流潺湲，各人都不说话。那位女友，将裙子提起，弯身在

水面上洗手巾，正在洗的时间中，她不知想些甚么，手里松了一松，恰好上流被急水冲下一块五色鹅卵石来，刷的一响，就将她那条白底碧花的丝巾随了下水流，漂了下去。她惊诧了一声，只看着它从碎石砌成的水径斜流下峡谷中去。我也来不及去为她取回，便道，“这条不舍昼夜的细流，每每的诱人来听，这回却将丝巾来引诱去了……可惜！”她不言语，只惘惘地起立，又复坐下！

云朋似乎如没有看见一般的慢吞吞地道：

“去了倒好，永久留下个念想还不好吗？”

那位女朋友向来是有种特别性质的，凡是她用的物件，与她日日作为伴侣的物件，譬如一枝铅笔，头发上的一只压发，领扣的结子，若偶然丢失了，她便闷闷不乐，现在见云朋如无事人一般的说这种不关痛痒的话，便冷冷地笑了一声，然而目注着急迅下水流，却几乎没有滴出泪来。

云朋便继续道：“这类事正是多呢，一不注意，便永逝而不返了，只留下旧日的回想，虽是悲伤有在心头——自然是女性特别所赋有的——而可以时时将此趣味提起，使得她能有永久精神上的系念！世间的事，那桩曾是永驻的，那一事不

是常常从我们温暖的心房中，难以防备地破壁飞去。但只求得去后的心房尚留存下温热的不尽之感，这便是无量的幸福了！不然，果使你的心房常常被快乐所充满，你永不会尝到由悲哀的丝巾，发出来的异味。……”

我那位善于感动的女友，这回把以前的怅惘，已似减轻了些，便低着头道：“云朋先生说话也未免过于高超，究竟谁是愿意这样的。第一次的经验常常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，譬如这条丝巾，我并不特别的疼爱它，只是从三年前一位友人远远的送与我，忽然失去，焉得不……”她说时一边用手在水中弄着石子。

云朋很高兴地立了起来道：“可又来，第一次的经验留痕，若不是将做成经验的东西失掉，你怎么觉得出伤感来？”

我这时越听云朋说的奇妙，却越发糊涂了，便插上一句：“你这些话成了哲学上的抽象论了，我简直不懂，请你举出一个最显明的例子来。”

云朋绝不迟疑地向我笑了一笑，却走到那面的矮松中高声道：“例子吗？你知道的，例如回思过去的‘初恋’。”他便掉过头去看山缺处半落的

夕阳，不再言语。

她骤然将手由水中抬起，看了我一眼，我便低下头去。

一时只有时缓时急，流在石径中的水声，如夏玉般的鸣着。

三弦的余音

正在一个大雪的冬夜里，我从外城的友人的酒宴上回来。广大的通衢，在平常是如何的热闹，但这时除了偶然看到两三个鹄立在惨白的灯光下的黄衣警察以外，就只看见到处都是银光闪烁，而且空中正飞落得有致。我步行走过虎坊桥，心上被热酒激荡着也不觉冷，却将外套搭在左臂上转了几个小巷走入一条夹道里。却忽然听得墙的那边有种弹三弦的梆东的声音，虽是凄沉不扬，却还是有腔调的。

及至我走上前去在黑影里借着雪光映着看时，却正是两个人并肩慢慢地在雪上走，三弦的声音便从东侧那个身体较高的人的怀中发出。它的声音，恰好与他那迟缓的步履相和，他们仿佛

不知有这样冷风逼吹得大雪似的。弦音沉荡，忽而高起，间杂着凄然号叹，幽然悲泣的声音，我一边听着，自然的脚下也随了弦音缓下来，只是追踪着他们两个人走，忽然听见那一个身肥而矮的人道：

“你尽着弹，不累的很吗？自清早起在东北园要了一碗热水，还是你让我喝了一多半，一天到夜，这样的天气……”我这时才知道这个说话的还是个少妇的口音，当时使我骤吃一惊！便接上听着那个男人的答语，但弦音并没停止。

“我觉不得饿，而是要弹它，也知道在这时没有人肯给一点馒头吃，但我们这不必想吃了！横竖今夜里饱了，明天呢？但是被你这一说起我倒想起你的不幸来了。”

女的不言语，凄长的曼歌之声，便从她的喉中唱出。

我这时觉得身上奇热的了不得，恰好走在人家门首电灯下面，我方看见这是一对盲目的少年夫妇。

我真不知如何方好了，摸摸袋中，还剩有一把铜子，便塞在男人的手中。他这时突将弦子停

止，惊急地向我。我也没有同他说甚么，便走入大街，加紧的一气跑回寓中，心上不知怎的如同有甚么冲逆着的忐忑。在归路的夜雪光中，三弦的余音尚似在后面追逐着。

（选自《片云集》）

阴雨的夏日之晨

大雨后的清晨，淡灰色的密云罩住了这无边的穹海。虽没有一点儿风丝，却使得人身上清爽，疏懒，而微有冷意。我披了单衫，跣足走向前庭。一架浓密的葡萄架上的如绿珠般的垂实，攒集着，尚凝有夜来细雨的余点。两个花池中的凤仙花，灯笼花，金雀，夜来香的花萼，以及条形的，尖形的，圆如小茶杯的翠绿的叶子，都欣然含有生意。地上已铺满了一层粘土的苔藓；踏在脚下柔软地平静地另有一种趣味。我觉得这时我的心上的琴弦已经十二分地谐和，如听幽林凉月下的古琴声，没有紧张的，繁杀的，急促的，激越的音声，只不过似从风穿树籁的微鸣中，时而弹出那样幽沉，和平，在幽静中时而添加的一点悠悠的细响。

少年人的思想行为固然是要反抗的，冲击的，